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八

口13
3478
2



門口13
號3478
卷2

韓子解詁卷之十五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難一曰刊有第三十六字。舊注：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索隱云：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

而詰難之也。又云：凡事是非未盡，假往來之辭，則曰難。

凡九章神駒何注曰：說難皆借古人以發己意，要歸于刑名也。篇內皆以或曰字起斷案，願不稱批，張榜曰：諸

難皆託有理之事，設為不駁，以恣其從橫顛倒，以見才耳。利口覆邦，非邪然可長入，慧巧益人筆力。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

犯，文公之舅也。故曰舅犯。問之。

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對曰：

對字無臣。

景何注
作王槐野

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原曰注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戰

陣之間省君字不厭詐偽原曰注非譎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偽也

陣之事不厭詐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

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

林而田偷原曰注苟且也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

必無復原曰注因詐得利必以詐為俗故無復有忠信增無復下

復下有君其正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

敗之歸而行爵論功行爵也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

之事舅犯淮南子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

非君所知也山璠云君賞夫舅犯說苑有言一時之權也雍

季說苑有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

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見呂氏春秋義賞說苑權謀新

虎事相類案晉世家為先軫狐偃事萬世之利也或曰舊州

融本以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

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

公問以少過眾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

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疆

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雖有後舉莫萬世之利奚患不

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成不及讀

祝拔第之也增周語敬其祓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

除注猶掃除也祓孚勿反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五難

三

御覽作

弗聽

也

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山云當作詐敵萬世之利

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

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

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傷害也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

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

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道言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

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

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金履祥注論語曰而猶與也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

字中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

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

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原曰注仲尼不知善賞安嘆宜

戰平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剛畝正原曰注相讓故正也山潘云剛畝同

按五帝紀正義引云歷山之農相侵畝舜往耕期年耕者讓

畔又見原道訓周語注一耨之發廣尺深尺為畝百步為畝

韋注下曰畝高曰畝也古者舜耕歷山史記集解云鄭元曰

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

有舜井媯泗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

子云歷山在沂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

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縣界上舜所耕

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樾故曰歷山與鄭說異

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

歷山舜井二處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媯州歷山舜井皆

舜所耕處未詳孰是河濱之漁者爭坻原曰注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

傳小舜往漁焉墨子校注漁雷澤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

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史記集解云鄭元曰雷復交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

也按荀子曰窳者不便利者弱格與苦同唐韓琬傳器不行窳又默發志嬌檀曰與我金銀器皆行濫三省注曰市列為

行行爲濫惡也通雅器窳器作什器于壽丘器不苦窳苦讀如監粗也病也史記貨殖傳昔窳國語辨其功苦功

與攻同堅也詩我車既攻精專曰攻粗惡曰苦周禮注有功有治又史舜陶于河濱器不苦窳亦作格通作活儀禮喪服

傳冠者活功也注猶窳也論語沽酒惡酒也古讀假爲活如純嘏與土字叶家之爲姑皆其聲也今京師言行濫物曰假

活猶以二舜往陶焉通雅曰顏籀曰陶河瀕此古濱字見說文連稱

南陶邱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

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爲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爲強也具書

備期年而器牢牢堅也德盛而民自化所謂無爲而成者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

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
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

之聖堯奈何原曰注堯在上容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

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原曰注若

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德化之也旧注無德字以德倒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

也設難中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

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

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

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

也陷破

已止

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茅楯之說也

楊升庵外集云今人謂言不相副曰

自相矛盾見尸

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

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

言舜救敗或一

年而能止一過則以年計之三年已三過矣而賞罰使天下

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

批本非之本意在此程式也法度所以式萬民

也守法者謂之中程即如今之所謂中式

令朝至暮變

言其速化者也甚至朝變十日而

海內畢矣

此言德化不如法以勢行法易以德行化難

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

堯命從

山云句從由也此法術也

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

苦而後化民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

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道由也

法術亦非庸主所能操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

正命也或曰天字

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

微無也

臣故

通將謂之謂管子

細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願君去堅刀除易牙遠衛公

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煎其首子而進

之管子云惟蒸嬰兒之末嘗於是蒸其首子而餌之夫人情莫不

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堅刀自宮以治

內二柄篇妬下有外字管子云公喜宮而妬一本宮作宦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

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也

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

集

管子校注

不久

原曰注言蓋藏許論不可久 增於當作務言務

事久必發揚

覆蓋虛妄不得願君去此三子者 管仲卒死

而

舊刑脫而字卒奔通 桓公弗行及桓公死

出戶

舊刑戶作不葬 管子云見十過 管子知接按 或曰別提管

仲所以見管桓公者非有慶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

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

盡死力以為其上者原曰注蓋死力 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

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舊刑無 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

度其不愛其君意也 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

不效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言管仲亦在 明主之

正論

不為身

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

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

姦不用於上原曰注臣有功者舉用 雖有豎刁其餘君何且

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垂猶 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

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舊注君計臣 君有道則臣盡力

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

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

以身死盡流出戶當作 不葬者十四是 臣重也臣重之實擅

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究到 臣情不上通一人之

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

私下恐脫

陳深曰燕老泉管仲論本此

人主須三言此言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群臣輻輳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蔽於後原旧注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矣注用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作也按弊蔽通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无中字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

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

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人間訓之曰无惟赫子无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論訓作無惟赫子无字

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止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鼃趙策曰竈生鼃晉與姓同蝦蟇也案穴疑沈山云疑突而民無友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為人臣者乘當作事而有功則賞原旧注臣有不驕僅命今赫

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原旧注臣有不驕僅命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

下臣親問

迂評作侯國家危

鳳按孔叢子已解共

品彙陳深
不用賢

批而

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陳深曰國

新破未可行法襄子之賞權韓子之言常法也近評林無下飲字

晉平公與群臣飲飲酣飲酣酒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

其言而莫之違論語人之言曰予莫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吳語伍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此謀曰余言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

違也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

壁淮南子齊俗訓云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

跌衽中宮壁高誘曰跌衽至平公衣衽而中宮壁也讀言披靡枉身而避也適失檢耳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

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舊注歎息之聲讀如後世呵呀也是非君

入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除與塗通淮南子作塗高誘注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公曰釋

之以為寡人戒與朱雲折檻同趣說死君道為魏文公師經事淮南子曰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求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或曰平公失君道弗諫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罰或曰平公失君道

師曠失臣禮太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有則陳

其言言君有過則進言其事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言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

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

而親其體讀親猶犯也字書親道之也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

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言以待之此人臣

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

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人逆平公言而

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行迹不可行也言不可復行也使人

疏義下並
釋則字看

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魯臣莫極
諫也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
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

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又見於下賢利

序雜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

得見之或曰別提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

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

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

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

之上將與欲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行惡小臣之忘民

也民當作君上同曰小憂民事也又曰忘己之為民庶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

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

山云會當作會顯學作會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也案曲禮執會者左前荀子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注饋獻之物也

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

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

臣有智能而道桓公是隱也冥刑原注德修而隱不若無智

能而虛驕於桓公信陵君傳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蔡澤傳有驕矜之志山云列子云方虛驕而恃氣

是誣也言誣宣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上之

理領統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放於齊國

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

原田注晉伐齊也靡笄山名增齊世家徐注一作靡左傳疏音靡笄音雞晉語注齊山名魯成二年

晉郤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於鞏韓獻子時為司馬將斬入以戮罪在可赦之者索隱在濟南與代地靡笄不同

韓獻子將斬人却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却

子因曰胡不以殉

世楷本作殉下同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

言殉罪于軍中也

却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韋昭曰言欲與韓子分謗也非言能如此故從事不耳也

或曰却

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

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罪人而勸之以

殉勸之以殉是重不幸也

原田注斬既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幸也

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却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

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却子奚分焉斬若罪人則已斬之

矣而却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却子

且後至也

夫却子曰

山云因亂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

原田注

注殉既不辜益得一謗

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

斬涉者之脛也

周書斬朝涉之脛傳冬日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

謗

原田注不得斬謂此助為虐更益謗也

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

原田注

謂不得斬也且望却子之得之也

原田注望却子之過

今却子俱弗

得

失理也則民絕望於上矣

曰却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却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

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

林同世
本深明
本作狗

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鄰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則刊誤作夜然矣增事

見外儲左下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

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

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

之。請下恐脫立或居守以貧為不可以治國，故請三歸以疏為

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則今使

臧獲奉君，令諸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王令

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原田注謂

善御出其命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

之命，是臧獲之所以信也。信仲通與下文訓對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

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之卑者也之下，微令者不避尊貴，

不就卑賤。原田注：二官雖卑，奉命微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

伯信乎卿相。言以君勢行于國中，何憂於貧，何患不親。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請

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上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

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穆留對曰：昔

魏兩用樓翟，說林上作犀首張儀而亾西河。樓緩翟黃也楚兩用昭景，而亾

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

備如通

國交私以示已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

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羈

成湯不王也潛王用淳鹵也而身舊刊誤死乎東廟主

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

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

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鄆郢之憂則必身死減食之患是穆留

未有善以知言也

必下脫有字

難二舊刊有第

凡七章皆借古人以伸己之說也然其辨難攻擊之

景公過晏子曰于宮小近市請徙于家豫章之間晏子再拜

而辭曰且當作嬰家貧且字失刪畧也山云左傳此上有君

焉數句晏子雜下同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往買市

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繫於刑晏子對曰

踴貴而履賤踴躡同左傳注則足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

景公造舊注七然變色廖文英曰轉注古音職韻造引韓非

或曰造猶造次之造改容也有戚義造音戚增道曰寡人其

暴乎於是損刑五晏子公愀然改容或曰晏子之貴跡非其

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原注卒問而應非深思也亂國

當與不當耳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原注

不當雖少猶無以不當聞聞告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

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也敗北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

重刑也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

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

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非子借古諷今者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

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國下恐脫者字陳本作何故其胡何也雪洗也公曰善因

發困倉困下刊作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輕罪也出宥也宥小過也處三

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

小人小民悅惠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君子以失義為失義使桓公發困倉

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

也而語助辨命論故言而非命者有六蔽焉龜策傳何可而適乎羊怙傳不可而越之類桓公宿義宿病

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

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山播云也耶通論囹圄而出薄罪

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望望原舊注遺冠得賜

哉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

昔者文王侵孟舊作孟誤史記周本紀伐邢注邢城在野王縣西北後漢伏湛疏臣聞文王受命征伐五

國注五國謂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邢崇白居易詩秦嶺馳三驛商山上二邢自注商山險道中有東西二邢左傳王

取鄆劉蔞邢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忍生之田注蔞刑鄭二邑字又作孟春秋曹伯會于孟左傳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又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五

十三

評林恐刑不足以勝亂而奸邪不除

也

也

也

齊侯宋公會于洮太子郟賁獻孟于齊注孟邑也增左傳齊國夏伐晉取孟注晉地豈是耶

傳旅地名孟子引作莒按徂往也詩意謂密人侵阮往舉鄧共之師而又往伐莒也莒蓋黨密者鄭朱諸家義恐誤舉鄧

漢志在京兆鄠縣莒在陳留雍丘縣臯陶子伯翳後所封也一本注孟莒鄧共地名

陳本作三事舉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

美天性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又見殷紀齊俗仲尼聞

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

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

乎夫智者知過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

管下十字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

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

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羗里也

相傳古鄭長者有言見外儲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

王陳本有矣言文王處已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

未及此論文王不患幽囚而憂天下勢收民心以剪商受錄

終囚死以此毀夫子似嘆天者矣

四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

之力也山云也耶通識知也言桓公威叔向對曰管仲善制

割以製衣喻賓胥無善削縫原旧注言損益若女工旧注工

削無矯拂注言彌縫隰朋善純緣原旧注言增飾若女工旧

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

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微謚君也凡

為人臣者猶炮宰庖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

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

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

臣之力也言君臣相須而成傳錦泉曰叔向歸力於臣師曠歸力於君合而觀之得入而后成伯非兩駁之亦

覺兩端首鼠未定解也昔者宮之奇在虞信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

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

叔處虞舊刊作于合作于楊升庵外集詩出宿於于今而虞

亾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山璠云蹇叔疑

評林纂
即百里奚

春秋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亾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

虞知非愚也其處乎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運命論百里奚

在虞而虞亾在秦而秦霸此有君而舊刊而無臣也向曰臣

非不材於虞而材於秦也昔者桓公宮

之力也不然矣原旧注以宮之奇傳負羈蹇叔昔者桓公宮

中二市婦閭里門也二百宮中作市者二處市各有閭皆婦人

中七市女閭七百案東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被

髮而御婦人被髮不冠也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

死蟲流出戶不葬見左傳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

以為君之力也二也字倣且不以豎刁為亂事見國語左傳昔者晉

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旧刊忘作舅犯極諫旧刊故使得刊

無得字及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九合諸侯合文公以舅犯霸

而語而轉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原注以齊桓晉文觀之則明君必待賢臣而弘

業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

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偏謂倚於一偏未得其正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請禮待晉使之禮式桓公曰告仲父者

言專任管仲雖小事不敢自專也原注使有司三請皆告仲父

三新序而優笑曰而乃也見說使易哉為君言為君不難以

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原注優閒有樂者名今按桓公曰吾

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家語賢君必自擇左右吾得

仲父已難矣又舊刊無已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言易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

索人孟了為天下得人難也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以割

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寧所羞也蒙羞辱而

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逆迎

賢者固求用也如此但人主不欲求賢耳或曰無逆順用賢者之言也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

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

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

準之以刑名參之準正也刑形通事也以事過於法則行猶

也合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金

武英曰收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高誘曰釋君人者焉佚

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

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效其君不效於公而歸桓

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

仲之後奚遽易哉詎同渠何也奚遽字見與語列子人間訓墨子管仲非周公且

周公異其操也周公且假為天子七年居攝也攝天子之位以行相事也成王壯授

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言人臣輔君之職當然也夫不難奪子

而行天下者指周公而言山播云子指成王洛誥云朕憲子明辟鳳卿曰難畏阻意子孤字闕文橘良否云

不字衍據必不背於君而事其讎周公必不為管仲之所為背於君而事

其讎者管仲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管仲與周公易地或奪成王之天下不難

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桓公宜備於管仲管仲公子

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管仲射桓公中其鈎其君死而臣桓公管

仲之取舍取舍猶去就也非周公且非周公之介操也未可知也不可保其不殺君也

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

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自謂為君不難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

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

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

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且亦以明矣以已通下然文可証

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

公之亂也言天下失國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舊刊誤作處不

得為逸於使人也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

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

易牙

借假也言信整才

蟲流出戶而不葬

尸當桓公不知臣

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也

借古人以警世主

李兌

當作李克

治中山

事見左下 苦陘令 趙世家注陘者山絕之名常有井陘中山有苦陘評林

苦厭

上計而人多

上計漢制郡國歲時上計師古云若今諸州計帳凡郡國皆主治民常以春行所主

縣勸農救乏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論謀殿最歲盡遣詣京師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之數也又武紀受計甘泉

宮註受郡國所上計簿也 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宛言 注

宛苟且也增山璠云宛眺倫通鳳卿按宛當作委汚亦通無山也本作汗汚正字通引此調上聲說文深肆極也亦通無山

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宛貨君子不聽宛言不受宛貨

子姑免矣

又見新序雜一策人間訓為魏文侯解扁事

或曰李子設辯曰夫語言

辨聽之說

旧刊作言語下文

不度於義者謂之宛言

魏都賦注引李

克書曰言語辨聽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慘言

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

當作

者也則辯非說者也

說聽用也 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

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

也君子度之義必不宥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

者必不誠之言也

誠當作識 入多之謂 旧刊 宛貨也未可遠行也

言致遠恐不行

李子之

恐脫 姦弗登禁使至於計

緩刑至歲終上計之時 是遂

禍也

禍當作過 無術以知而入多人多者穰也

原旧注穰豐多也 雖倍入

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

慎順通 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

失寒温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

三考為難
夢聖刑所
定非于六
早計
詳注作過
飾神節也
適宜也

民作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紉則人多務於畜養之理察
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人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
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人則人多利商市關梁之行關梁
征十二月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交易通外貨留之儉
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人
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
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人多已上言入多之有非
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
無術之言也無生財之道積貨之術也趙以夫曰下推原入
不多時取厚歛以上計冀幸獻于所
謂與有其取歛之臣寧有盜臣是矣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犀言其堅
云古以兕爲甲故謂堅爲犀漢魏錯傳器不犀利及上恐脫
不字原田注簡子以犀爲盾櫓而自臥之櫓楯類也山璠云
注臥豎字誤又云下犀疑犀呂子貴直作犀蔽犀櫓
齊策舉衡櫓注戰陣高巢車爲櫓管十兵尚齊注有或著
之於魯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抱曰烏乎音嗚吾之士數弊
也行人燭過免曹而對曰臣聞之三字當在音亦有君之不
能耳士無弊者原田注但君不能用之耳張天象曰同舟遇
乎有在之昔者吾先君獻公弁國十七獻公滅國虞魏霍魏
誤下同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
未屬餘即位淫衍衍當作行案衍曼暴亂身好玉女高誘曰玉女美
如秦人來田刊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

授之授當圍衛取鄆增取鄆見呂子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

尊名於天下言踐上亦是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

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舊刊戰大

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或

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

霸未見所以用人也原旧注文能以賞信信實必簡子

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易家有輕犯矢石孝子之所

愛親也原旧注孝子所以輕犯犯難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旧注

救義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增百中僅有一言至少也但為

賞罰所使而赴敵耳難一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

皆若孝子之所旧刊無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原旧注能孝

無一况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猶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

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人皆畏軍法長行狗上言久

陣不顧身命也狗從也以身從人而不去也數百不

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必然

而道也乎百無一旧刊作人之行希行人未知用眾之道也

無術○親冒矢石以督戰以鼓士氣行法以一衆心二者皆不可少也

長行恐有

韓子解詁卷之十五終

事於光明光大而不子思出子服厲伯人見問龐糲氏子子知其不孝之何如也

服厲伯對曰其過三原注言不止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

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設為答詞魯之公室三

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茲而誅之其得

之一也有益於治道故曰故以善聞之者以說音善同於上

者也以茲聞之者以惡茲同於上者也墨子尚此宜賞譽之

所及也原曰注聞善聞不以茲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茲

者也羣下比周為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

擄公貴之厲伯以茲聞而擄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

季氏之亂成而不止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

取魯之民所以自美原注指三家而擄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也

文公出亡獻公舊刊作使寺人披攻之蒲城許林寺人闔披

斬其袪袪文公奔翟韋昭云在魯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

內外傳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

宿而汝即至君令宿而汝即至宿言其速也惠濟之難君令三宿而汝

一宿即至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左傳令不貳除君之惡君

所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何有謂不難也言君命

為君除惡當盡力而惟恐不堪且公在獻公時則為蒲人在

惠公時則為狄人我安知有今日原注當時君為蒲翟之人

無臣之分則何有焉韋昭云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

置射鉤而相管仲

桓公與公子糾爭位，管仲射桓公馬上一

囊之後叔牙，其縛使預國政。

君乃見之

記齊晉絕祀

謂國也。

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

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

也。上有

後世之君

原注謂桓文之子孫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

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

史記趙

世家惠文王九年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索隱曰惠王也

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

管仲寺人自解君

神駒本評林本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

文之德是臣讐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

使擅賞自以為賢

而不戒

戒謂預為

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

孫鑰本且寺人之

言也直飾

非言也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負於君也死君

復今從孫鑰本

生臣不愧而後為貞

原注不其死然後為貞

生不悔生人不愧負也左傳使從者及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

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

言人有設難以隱諷桓公者隱也漢書

以相問對者以慮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

對賤

難也

也近優而遠

士

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

難也

優俳

優俳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

海孟子所謂導海是也此謂喻國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

表無居一
即押韻之意

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告於祖廟立太子焉或曰管仲之射隱語也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排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旧刊作世非不能用其有謂失主術也評林國而有賢而不能也而徒不亡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茲而見隱微必行之令察人之奸而知其隱微必行令以禁之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見於內諸下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朝作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周又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一庶孽卑寵無籍

三難也
謂一難也

言使庶孽卑者雖寵而不能籍勢也雖處耆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白萃鄭箋孽支庶也疏孽也樹木斬而不亂又非其難復生也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也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原注秦晉成勢而勿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原注內不使二后二后耦二難也愛孽原五不使危正適專聽一人原注豎刁等屬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威服大國妻妾有位適庶不爭君臣不亂此三者世君之所以難及於桓公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非一時之事統言之也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皆

心故曰政在悅迓而來遠在得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障

諸侯四隣之士障蔽之也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

除社稷不血食者謂國也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

築雍門為路寢路寢臺名要略訓云齊景公作路寢臺朝而以三千鍾饋晏子春秋說苑亦載

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原注謂以大夫之故曰政在節

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此下辨詞恐民有倍心而說之

凌本有以字悅迓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

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

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答葉

公之明答判本作紹繼也管子周聽遠以續明注周聽之其明不絕周易曰大人以繼明陳明卿本作答謂不

責葉公之不明也之恐不之誤而使之悅迓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

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言於行惠則功罪

名刺薄之言甚不足道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堯舜禹湯文舜一從而

咸危評林危一作包從當從危當作邑管子史記而堯無天

下矣舜德如此而行惠以爭民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

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言今夫以權重之臣為如舜而委之

未至失其民實無術之所致也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

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而葉不伐將用斧為大者於

其所細也七句本於老子經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

也執左契而乘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謂危生民

評林賞
簡有之字

漢藝文志
孫卿子三
十三篇名
死趙人為
齊稷下祭
酒有列傳
師古曰本
白荀卿避

知誅賞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

智有之老子十七章言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實何取

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迎來遠亦可舍已言不

也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

功伐之論也伐勲也言非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非事賢使

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立矣遠矣仁者

能立於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何孟春日選其心

謂故三子得任事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孫卿即荀卿其

現有郝氏敬云漢人避宣帝諱詢改孫卿嚴子陵之類孫卿

非之所學者山云依荀卿傳孟子事齊宣王又云齊襄王時

而荀卿最為老師宣王十九年卒閔王四十年卒而襄王

燕噲亦當齊湣王十年則荀卿與孟子燕噲不同時矣蒲坂

圓云燕滅距襄王立三十年而荀子為老師則與燕噲頗亦

相當豈其少時嘗于燕噲耶鳳卿案風俗通孫况齊威宣王

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

衆焉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也是時孫卿有考

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

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

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士以百里孫卿

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

趙應聘於秦後客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人殷殷王而夏衰

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况

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况况遺春申

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行復為蘭

陵令焉因是觀之荀子游學稷下在宣王時年甫十五與燕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六

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臣各自舉其不自賢

用其言愚謂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

不聽其言故身死為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

噲同時故身死為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

不聽其言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

功相狗也

陳明卿評本作狗衆論之於仕試之於事

論課之於功

舊刊課作奏今從原刊評林作課以庸故羣臣

公正而無私

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

說以節財

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

也有君以千里

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

方三千里而桓公

以其半自養荀子齊桓公聞門之內服樂

是侈於桀紂也

然而能為五霸冠者有桀紂之

知侈儉之地也

街有君不能禁下而自

禁者謂之劫

不能節下而自節者

謂之亂

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

而食者

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

賞汗穢為私者

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

士竭力於家

百官精尅於上

侈倍景公

非國之患也

也

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也

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也

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也

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也

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七

及字例

子產必知禮
史探其實也
不啻聽其言
也指子尚且
落其術中
御者

者之遠者近之曰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仲尼不
以人之所不知告人而以所知告之也鳳卿曰若徒非之論
彼三人者以小智察群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務無積
下矣克知下民隱微哉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務無積
務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
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沐
見主或云管子沐路傍樹枝無尺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
寸之陰猶畫也讀曰精明如洗也
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愚主矣能知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神駒作東聞婦人之哭也本
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撫抑也言使御者暫輟其馬也有問遺吏執而問之
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
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歿而懼已歿而哀今矣

國平也

本傳作

子產必知禮

已死既歿不良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
亦多事也乎原注不以法度而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
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原注法典上謂
成刑史鳳卿按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特盡聰明勞智慮而
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眾而智寡國之人眾而智寡也寡
不勝眾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舊注謂若因龍以治
羽鳥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
人以知人山云兩所不知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盡
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原注羿
雀未必一得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莊子曰一雀適
之故曰誣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也。以天下為一籠則雀亦惑所逃矣。通商作過帝王世紀帝
并與兵質比也。使辨射雀。射曰生之。平殺之。中賀曰射其九
目。誤中右目。夫知燕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
終身愧之。而以已之胸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
之賊也。其子產之謂歟。子六十五章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彊。左右對曰。弱於始
也。今之如耳。魏齊鮑彪云。如耳。魏人高誘注。韓魏也。孰與
曩之孟嘗也。卯常刊本。卯。孟嘗。古字通用。毛詩。居常與許箋云。
及也。王曰。孟嘗也。卯率彊韓魏。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卯弱
韓魏。以攻秦。其無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言甚鍾

期推琴而對。舊刊鍾期作中期。以音訛。酒一鍾。作酒一。中。可
出此。人至此。四十四年。吳氏云。期。史。魏世家。作。旗。說。於。敬。慎。
申。旗。推。琴。史。馮。琴。索。隱。引。後。語。伏。琴。韓。子。推。瑟。說。死。伏。瑟。惠。
謂。此。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
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
之。未。沉。者。三。板。國。策。注。板。高。二。尺。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
徐。無。鬼。疏。在。左。知。伯。曰。始。吾。始。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
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高。誘。曰。魏。絳。水。可。以。灌。平。陽。
康。子。曰。韓。魏。宣。子。肘。韓。康。子。鮑。彪。云。不。敢。正。康。子。踐。宣。子。之
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遂。為。韓。魏。所。分。今。足。
下。齊。策。張。丐。見。魯。君。曰。臣。來。乎。足。下。劉。黃。雖。彊。未。若。知。氏。韓。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六 九

魏雖弱未至如其以在字史記說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

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在字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鍾期

之對也有過陳本作鍾期中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

可害則雖彊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嘗芒卯韓魏能奈我何

陳本能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及韓魏如字猶

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在已勢奚問乎言不

明自恃其不可侵則彊與弱奚其擇焉問不必夫不能自恃而

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當作

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

滅人國評林作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歿頭為飲杯之故

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彊其未舊刊評林有水人之患乎雖

有左右原法謂秦王驂乘之左右非韓魏原法韓之二子也

安有肘足之事而鍾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鍾期之所官琴

瑟也絃不調弄不明原法說鍾鍾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

昭王者也鍾期善兼其任未慳昭王也慳滿而為所不知謂

通山云知知縣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

矣十四字句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亦見

今鍾期不知而尚言之尚論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鍾期

之對皆有過也原注不在其位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管子作徵見其不可惡之有

形管子作刑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管子權

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

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

雖其所不見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

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管子作求其所不見之為之不

可得也或曰廣庭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晏聞也或

紀簡文曰弗欺暗室豈况三光又謝方明雖暗曾史曾參之

所慢也觀人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

惡在所見言不擇其臣下之飾茲物以愚其君必也必字意

明不能燭遠茲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原注謂明白洞達衆

母蔽女惡母異女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

謂聖王增注室在內堂在外人君在內言于室在外言于堂

皆非私曲隱匿充滿堂室使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

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

也物事也管子云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以法術法者編

是貪大物也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懸示術者藏之

於胸中以俛衆端偶合也即參伍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

如顯而術不欲見隱藏之使人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

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言編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

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

管子引授

之言也言政亦多術非一端也孔子曰民可使由斯不可使知之也亦此意然執以駁管子亦未可也

難四旧刊有第九字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文子亦登階叔孫穆子魯大夫趨進曰

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敵體今子不後寡君旧刊有二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杜預曰悛改也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

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旧刊別授天子失道諸侯伐

之增山云伐當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田

卿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

衛而後不臣於魯言於衛備君故臣之君也君有失也讀言

世評注

所以備君者君有失之故也故臣有得竊國世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讀言

有失之君則小言其當亡也而命亡於有得之臣讀言其於有得之臣不

察管下三魯不得誅衛大夫魯國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

之臣衛君不明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不臣不悛其所以失所以

得上文君有失也君也得之與失是在君之明暗耳穆子不

故徒詆孫或曰轉折又臣主之施設分也分際也禮運臣

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得得勢也踦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

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原注言分所當民之所予也惟正

是以桀索嶧山之女左傳桀伐有緡以喪其國上林賦郭注

曰琰桀愛二女勸其名乎茗華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

比于心而曰吾聞聖湯身易名增湯名也履是也履者在下人所踐豈初
人之心有七竅名心後改口履以避桀之忌惡耶又古史湯滅武身受罍
愍國自謂曰子甚武乎曰武王以於義不合增罍合作罍而海內服趙咺走山增咺合作咺左傳宣二年
詳見喻老宣子出亡未田氏外僕增田成子出走為鴟夷而齊晉從皆言辭其則湯武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分而取也
增言非由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而後天下以君位與其君
君得之也也原注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今未有其所以得也以分所當得而後乃自處于君位也
而行其所以處威儀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
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齊景公曰齊公禮之鮑

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代於季孫貪其富也
諸本代詐偽以媚景公也左傳定九年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諸言
你伐年云茲陽虎所欲傾覆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
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評林言急利甚桓公五伯之上也
一本上你主誤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
劫殺之刃神駒陳本制萬乘而享大利以人臣而劫殺其利則
羣臣孰非陽虎也孫鑛曰此言齊羣臣皆有陽虎事以微巧
成精以踈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
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
是踈上而拙也神駒陳本並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

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

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必不知齊

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

目夷辭宋原本辭作亂誤宋世家桓公病太子茲甫不聽而楚商

臣殺父鄭去疾子弟鄭世家靈公見弒鄭人欲立其弟去疾

而魯桓弒兄隱公五伯兼并以桓律

人律人言以一律推衆人也或曰律法也左傳哀公則

皆無負廢也增上引齊桓為證故此斷之曰齊桓弒兄好內

而志入齊入猶投也而不誅是兼為亂也齊受魯君明則知誅陽

虎之可以濟亂也濟止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為親

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誅必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

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亂臣之彰也

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

威羣臣之有姦心者威畏也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

說何以為反孫鑛曰此言宜首誅陽虎以悚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一作不聽及昭公即

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亶也左傳桓公君子曰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左傳作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

甚矣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十四

晚也王世貞曰昭公既知所惡而不早誅當斷不斷是以見

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原注有怒不

怒曰懸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

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增褚師石圃也左傳哀九年衛

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

美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原注舉君

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權謂有

臣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

見示情也稽罪而不誅稽留使渠彌會憎憎懼死以徵幸

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王維禎曰謂昭公既知

不能斷所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

之至也讀獄當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讀所以誅罪以讐

之眾也增刑獄之嚴斷者至極也誅一渠彌渠彌又至是以

晉厲公滅三郟而藥中行作難王維禎曰三郟郟至郟錡郟

士樂言於厲公曰郟至與楚子相通謀劫明公郟錡郟

焉厲公令收而斬之盡滅其族後感羣臣之言似有悔殺三

郟之心知為燒中所欺乃密問荀難鄭子都殺伯垣而食鼎起

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

褚師之不從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

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十五

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增楚語昔者齊駟馬縶以

胡公入於貝水注駟馬縶齊大夫胡公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胡公虐馬縶縶殺胡公又齊世家胡公立當周夷王之

時哀公之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管丘人襲攻殺胡公盡逐胡公子漢書古今人表云齊胡公哀公弟列之第九等

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

為心是與天下為讐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衛靈陳本有公字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

曰臣之夢踐矣言已之夢果實踐而不虛公曰奚夢

見竈者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舊刊次見字今人主者夢

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七術照作

照今案作燭王昭君為王明君天下一物不能當也國策當

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

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

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雍鉏子以為雍鉏者誤國案

吳注夫考陳眉公十集孔子主雍鉏道岐以為雍鉏之匡案說苑至公雍睡人姓名趙岐傳之誤耶耶代醉編亦載此說

云東坡曾考正之人物考雍姓睡名又名渠因考孔子世家靈公與婦人同車宦者雍渠乘出即此人而左傳襄九年

年孫蒯從衛師雍鉏獲殖綽登初從孫氏後以宦者事靈公耶通雅曰癰疽瘡環說苑作雍睡孟奇謂字書不通字書

自不知古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葉用作立司空狗蓋史狗

悅遽瑗史狗杜注或曰侏儒善一本假於夢以見主道矣教

示君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

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于噲

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原注謂以賢未免使一人

煬已一作主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原注知其不肖故不害也今不加

知讀言已之智不倍明於昔而以賢者而使賢者煬已舊刊

作已又則必危矣原注賢者未必賢危王維禎曰以為美而

信矣故危也蓋言靈公雖退不肖而或曰屈到嗜芰楚語注

進美恐以所愛者為美猶為煬已也文王嗜菖蒲菹周禮菹人左傳菖獸注菖蒲菹

卿屈蕩子子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好惡

菜和酢以漬菜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好惡

其物不叶聖晉靈侯字云當說參無恤增史記晉靈公六年禦

人為駢乘故云燕王舊刊無王噲賢子之舊刊衍非正士也

句恐誠賢而舉之謂人主所以為賢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

舉叔孫當作叔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

出燕噲雖舉所賢而隨同陳本於用所愛衛矣踰然哉則

侏儒之未一本有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

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

必危原注所賢者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原注

者誠賢則不危今案君已知其不肖專任賢臣必有備之之心故不危

